



將將紀卷之四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攜李 王建中銘新 梓

帝紀

漢世祖 上

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之蔡陽里人高祖九世孫也為人隆準日角性勤稼穡伯兄演剛果有大節觀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

傾身破產以交雄俊每咲比秀於高祖兄仲高祖

以不事家人作業謂有宏度而光武以性勤稼穡終濟大勲伯升慷慨彷彿有高祖風矣乃中

遭挫折馬可見天命自有定帝秀嘗晨過蔡少

王之識量亦不可以一端求也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

師公劉秀乎秀嫚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

咲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續召豪傑與之

計事分遣親客於諸縣召兵續自發舂陵子弟

子弟皆怖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

驚曰謹厚者亦為之乃稍自安起事雖以智勇為資集眾者必

以忠信為本伯升豪舉矣人乃畏而避之誰謂

眾心所依嚮者乃在於謹厚之兄仲乎恢拓中

興率此以為之本矣此光武之招說新市平林下江等兵與共擊甄阜梁丘賜

興所以與高祖又別一調也斬之又大破嚴尤等於涇陽下遂圍宛時漢兵

已十餘萬矣諸將議以兵多無所統欲立劉氏

後以從人望南陽豪傑議立續而新市平林將

帥樂放肆忌續威明貪玄懦定策立之以演為

大司馬由此豪傑失望王莽既聞嚴尤敗乃遣

司空王邑與司徒王尋督兵平定山東徵諸明

子

子  
張祐

兵法者六十三家備軍吏以長人巨母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助威武精兵四十二萬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惶怖憂妻孥欲散去秀奮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一拔瞬息間諸部并滅矣今不同心膽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帝王之興亦有天啓其衷謹厚之資遇敵乃更奮發如是成則王敗則虜乃以妻子財物為念

何其見之淺也同心膽以濟功諸將弗之曰劉名大敵在前舍勇奮他無策矣

將軍何敢如是秀咲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益急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秀乃使王常等守昆陽而秀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尋邑至昆陽遂圍之列營百數鉦鼓聲聞數十里城中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為憂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與俱進而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

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量眾寡而敵者數之常決

死命而爭者局之變數千之眾豈足以當百萬之師而秀反居前則量其勢知其義之必無有

旋踵也已而一人倡之數千百眾從而和之而舉軍皆精勇一當百矣大率未戰雖貴謀臨戰

必仗勇矧處必敗之局未有不奮發秀復進尋

直前以氣為主而能破敵成功者也邑兵稍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

前諸將膽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

千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

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

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

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

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

皆飛雨下如注湫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

水溺死者以數萬水為不流王邑嚴尤輕騎乘

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輜不可勝筭關中聞

之震恐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

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成湯以成大坳戰而克夏武王以牧野戰而克殷  
 皆呼吸成敗决機兩陣甚哉戰之有關於理亂  
 興亡之大也故戰不可不慎也于其時舉天下  
 皆葬也一戰而勝易慮回心莫不舉踵延頸以  
 須詔命不旬月而徧天下皆劉矣然蒺藜慮决  
 謀陷陣推鋒皆自於秀此天下所以歸心劉  
 秀狗穎川攻父城不克屯兵中車鄉郡掾馮異  
 為漢游兵所獲言于秀曰異母在城願歸據五  
 城以報德秀許之歸謂其城長苗萌曰劉將軍  
 所到不虜畧觀其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  
 縣降馮異非慕義而來其見獲蓋不得已之事  
驟輸情款心膽未知而光武遽縱遣之異  
竟連五邑以報焉且率為漢宗巨火率英雄之  
王度與人殊類疏節不知其大畧乃所以成帝

也業李軼初與演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演部將  
 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  
 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乃與諸將  
 陳兵數千人收稷將誅之演固爭軼與朱鮪因  
 勸更始并殺演以族兄光祿勲賜為司徒秀聞  
 之自父城馳詣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  
 為演服飲食言笑如平常德大者能容有忍者  
必濟伯升自豪傑失  
在於不能容文叔恂恂終定大業為其能忍  
故也觀所以處伯升之變者亦良苦心矣更

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莽既  
 滅將都洛陽以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  
 秀乃署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  
 三輔吏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  
 衣莫不唾之及見司隸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  
 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  
 屬心焉布德惠所以收天下之心飾儀制所以  
 繫天下之望百姓謳吟思漢久矣而復  
 肆威掠以撓之蹈莽之轍是如水益深矣惟秀  
 馭衆之嚴所至不擾而又能修復漢官之儀繫  
 民之望此其胸次作畧已而議遣使者徇郡國  
 所以事事與衆殊也

欲令親近往狗河北司徒賜薦秀更始乃以秀  
 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  
 所過郡縣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  
 官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  
 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  
 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  
 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倔起志在財

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計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若為天作之用高祖採蕭何養民致賢之論以就大業光武用鄧禹延攬英雄之說以濟中興草昧之秋非豪傑誰與共事非延攬孰為歸心天地大矣毓秀孕靈曾無寧執蓋除却為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大功德以庇甯生民也鄧禹乃達此雖戡一之績稍不逮於諸人畢竟中興功臣禹為第一

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王莽時長安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為天子移檄州郡皆望風響應二年春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從倉衛包曰子輿正統捨不歸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率突騎犇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倉包遂亡降王郎弇直北詣謁大司馬秀于盧奴



秀留與俱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為兵市人皆  
大咲舉手邪揄之霸慙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  
兵從南方來不可南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  
谷太守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  
慮也秀從之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  
下曲陽潭沱聞王郎兵在後候吏還白河水流  
澌無船不可濟秀乃使王霸視之霸還詭曰水  
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  
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是時郡國皆已降王

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聞  
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  
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  
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  
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  
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  
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  
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  
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

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  
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

迹可必也

非盤錯不別利器非乖阻不顯大謀  
河北之遭蓋世祖之阨際也留則苦

力之單去則憂衆之叛兩難之處非明智如邳  
彤誰與策乎此昔賢所以謂為漢之元功允矣

秀乃止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  
將軍信都尉季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  
軍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  
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季忠萬脩將兵以從  
任光乃作檄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

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  
相告語秀令多張炬火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  
貫縣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  
官屬及將兵法度遂深自結納率宗族賓客二  
千餘人迎秀於育秀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  
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進拔盧  
奴所過發犇命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  
響應時真定王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  
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

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鄣擊斬  
王郎將李輝至栢人復破郎將李育秀舍中兒  
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  
副諫曰明公欲整軍衆今遵奉法是教令所行  
也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明法乃能齊衆  
護私必將屈法罰上極賞下流是將威之行也  
殺一人而三軍服者殺之若祭遵之戮舍中兒  
斯近之矣近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就其父  
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狗漁陽上谷急發

其兵北州疑惑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  
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伯升母弟尊  
賢下士可以歸之上谷控弦萬騎恂請東約漁  
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安樂令吳  
漢亦勸彭寵從秀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  
奪會寇恂至寵乃決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  
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闕恂還與上谷長史  
景丹及耿弇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  
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

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間城中  
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誰也曰大司馬劉公  
也諸將皆喜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  
皆恐秀乃自登城樓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  
入具言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  
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  
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爾乃以  
景丹寇恂耿弇吳漢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衆  
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皆為列侯進圍

鉅鹿未下即遣其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  
逆與戰不利丹等縱騎衝之宏大敗秀曰吾聞  
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  
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敝不如及兵精銳進攻  
邯鄲王即既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

腹心潰則

枝葉披偽主果擒附離之者不戰自潰矣此最  
當局上筭而起事者往往昧之以致鈍兵挫銳  
形銷執弱而反為賊所乘以底於敗是可歎也  
光武達此矣故一聞耿純言即幡然易慮舍鉅  
鹿而趨邯鄲巨憝既夷而鉅鹿者復誰與守乎  
始統本末每謂經世之竅用兵之道何以易此  
此昔儒所以每稱高留兵守鉅鹿而身督衆往  
帝為識先後着也

攻邯鄲連破之即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  
 雅稱即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  
 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即少傅李立開門內漢  
 兵即夜亡走王霸追斬之收即文書得吏民與  
 交通謗毀者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俾反側子  
 自安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鄧禹所以告秀真大  
 畧也屬時草昧強者為雄臣主之間初無  
 定分豈能責不足於去留之輩蕪萎豈粥滹沱  
 麥飯即光武尚不能自存也對眾焚書安彼反  
 側徂詐作使此其微權此新息所以謂安知非  
 奸人刺客而坦夷若是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

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俱詣行在遣苗曾為  
 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克為漁陽太守並  
 北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  
 始貳於更始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鉄脰  
 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  
 等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  
 擊之夜召鄧禹問誰可使者禹曰吳漢雖質實  
 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間數與言其人勇鷲  
 有謀諸將鮮及即拜漢大將軍與耿弇並持節

北發十郡突騎幽州牧苗曾敕諸郡不應調漢  
 乃以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漢即擣兵騎  
 收曾斬之奪其軍北州震駭望風弭從漢引而  
 南與光武會于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  
 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漢至乃悉上兵簿于  
 幕府請所付王以此益重之東漢佐命者若為氣類相從高密尚  
 矣即吳馮耿寇馬寶來賈皆蔚然有道義之風非行伍輩比也吳漢收苗曾何其果而上兵籍  
 幕府惟所付又何讓方時之艱建事者急需肘腋是寧肯分兵與人同儕者且難之矣而漢曾無恠繫真加耿弇到上谷亦收斬韋順蔡克等

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鄆銅馬食盡夜遁  
 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  
 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  
 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  
 亦不自安王敕令各歸營勒兵而自乘輕騎按  
 行部陳降者乃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  
 十萬服叛必尚推誠然非威行不可嘗試數萬之眾俾其反營勒兵而乘輕騎按部拊巡  
 制其死命也誠之足以感人乎蓋其威之豫有以

散分其黨隸轄諸將雖誠以撫之又未嘗不智以馭之克亂在權此衆所以增加而亂萌戢也

偉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胫五幡十餘

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破之南狗河內太

守韓歆降先是赤眉降於更始復叛去率其衆

反攻長安冬蕭王將北狗燕趙度赤眉必破長

安又欲乘釁并有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

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邦經

之佐戡亂之才無長者固自有人局殊者不妨

交濟此蕭何之所以必薦韓信而管仲之所以

必用王子成父也於其時經綸局量有過於高

密者乎然以之驅馳於原野則不足矣叱咤生

風雲呼吸決勝敗統百萬之師多多益善籌八

面之敵步步當機局量才猷信別有受此禹之

所以雖奉命兩征也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而卒困於所短也

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

大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

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以問於鄧禹禹薦寇恂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之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亦委公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

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劉永者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上謁更始復封為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諭諸郡豪傑周建等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東海賊帥董憲瑯琊賊帥張步俱為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時劉盆子雖號稱帝不事事三輔郡縣貢獻兵士剽奪

之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攜負迎降者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勞來之垂髻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



就糧養士以觀其敵於是引軍北至栢邑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悉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初更始遣尚書令謝

躬率六將軍攻王即不能下會光武至與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承稟光武深忌之遂分城而處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既而躬率其衆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當驚走以君威力擊此散虜此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劉慶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光武

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  
 往說陳康康遂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  
 躬從隆慮還未知鄴失守從容引數百騎入漢  
 伏兵收之手殺躬衆悉降馮異久與李軼相持  
 會赤眉破長安更始出走乃遺李軼書為陳禍  
 福勸令歸附軼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  
 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軼自通書  
 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

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  
 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  
 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覩其信效具以白王  
 王報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異移其  
 書告守尉之當警備者衆皆恠之朱鮪聞之果  
 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蕭王大度雖赤  
眉銅馬之屬尚克推誠而獨不信於李軼蓋伯  
升之譖陷為悵深也且鮪軼既並介讐且皆挾  
智合之則構將日深離之則翼乃可剪藉彼款  
書因行疑問鮪果生猜而軼遂授首矣此其天  
顯之情與撥亂之權有交至  
互發者亦真可稱英主矣  
 鮪聞王北征河內

孤遣其將蘇茂佼彊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温而  
鮪自將數十萬人攻平陰綴異檄書至河內寇  
恂即勒軍馳出并移告屬縣發兵會温軍吏皆  
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畢集乃  
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守馳赴  
之期旦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亦至恂令  
士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  
動恂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  
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

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  
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  
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  
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  
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  
尤来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  
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畧盡都  
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  
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

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

及王於薊相見甚驩

將帥之才局不同故人主之駕馭多術趙普所謂三

人者皆非統馭才以統馭之才而抑之就偏裨則無以發舒其志意而其長不及見矣則寧有無將而已此蕭何所以謂雖為將信亦不留也蕭王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然則復所以得卒就其功名者蕭王之力量也蓋別將者獨當也雖才具不必盡大然智勇要須兼資有智而勇不足其失也見敵而生疑有勇而智疎其失也趨敵而寡筭若賈復是矣至於憂危藹然一體創復歡若更生又自是思之至者有士氣者能無激乎

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諸將出耿純

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鄙召馮異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請六

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鄆南改元大赦秋七月  
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軍攻朱  
鮪於洛陽數月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  
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  
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  
敢降彭還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今  
若降官爵可保况誅之邪朱鮪蓋光武必報之  
讐卒忘怨而頒封侯

勝報

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

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面縛與岑  
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復令彭夜送鮪歸城且  
與蘇茂等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  
溝侯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為轉輸前後  
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  
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  
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  
鄰國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

何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亦當以前人為鏡恂善其言稱疾不視事

屯難之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危疑之地非但君未必諒臣臣亦未敢諒君此三代而後君臣之交誼所以與古殊也不但三代而後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亦不敢以寵利居成功矣耿弇之求徵馮異之請依帷幄寇恂之請從軍並同此意至請不得卒遣子弟親屬侍從征伐無異質子則尤為太露形迹矣帝將攻洛陽先然卒所以保功名者藉此矣

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卿也恂數固請不聽乃遣其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

穎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穎恂捕得繫獄戮於市復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而妄為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不決者乎今還過穎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見谷崇請得帶劍侍側恂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勅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無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士吏皆醉遂過去恂遣以聞帝

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朕為分之遂坐極

歡共車結友而去

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師讓成風此唐虞所以治高萬古

未有所將相不和調而可以濟事就功者也寇恂之所所以處賈復者誠無忝古人矣復亦偶事之激非可棄者非光武其誰全之誰云冬十月癸

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悉封諸功臣

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

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幹弱枝所

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

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周公封於

魯地非不足也儉於百里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也亦儉於百里蓋建侯樹屏宜有經制長慮却顧不私一人賈大傳所云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蓋確論也光武之功臣大率恂恂多砥飭之士故雖越制廣輪不觀敗闕然要以定國之制則如丁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恭者良亦非過論也

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

安吏民皇皇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

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

兵引穀為持久計將軍馮愔與宋歆守枸邑爭

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兵黃防也帝曰縛

愔者必防也光武真英雄之主其料敵皆決勝

安吏民皇皇無所歸依宜及時進討而禹曾不能

用已有馮愔之叛遣以聞又卜知縛愔者之

必防也介使甫遣不煩兵而愔果就執矣而獨

重禹之深因以知禹不至以尊俎廟堂之器委

之兵衝以挫禹威名而幾敗國事千慮一失亦自是智者所不能免耳乃遣尚書

宗廣持節徃降之防果執愔歸罪馮愔之叛引

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禹承制使持節命囂

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帝之討王

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

帝追銅馬至薊寵負其功意望高帝接之不能

滿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

年少有俊才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廩贍之寵

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譖

寵上輒漏泄之令寵聞脅恐之至是徵寵妻因

勸寵無受徵寵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帝遣伏隆助浮討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上狀帝曰營相去百里



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敗矣兵法近無使聚聚

遠遠則氣不屬此王翦之請六十萬人伐楚每

謂當識其分而葛榮之將六十萬人討爾朱榮

每謂當識其所敗也伏隆朱浮原非戡亂之

才潞南雍奴地方隔矣此固救援之所不及也

其敗宜矣帝能知而誠之乃不慎委

於初焉得非以彭寵庸資不足制乎

寵果遣輕

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鄧禹自馮愔叛後

威名稍損又乏糧戰數不利歸附者益離散帝

乃遣馮異代禹親送至河南勅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

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

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

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

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教無

為郡縣所苦光武本仁聖之資其行師類有吊

然古帝王之用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

將軍會

鄧禹

率

危高

信群盜多降三年春三輔大饑赤眉東出異與

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

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帝即軍中拜異為征西

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

遇要與共擊赤眉異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  
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破  
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  
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  
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  
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  
兵救之赤眉小卻異曰士卒倦矣可且休禹不  
聽復大戰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  
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

數人歸營復堅壁自守收散卒集諸營堡數萬  
人與賊約期會戰而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  
伏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  
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  
昃賊氣衰伏兵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遂  
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  
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  
功賞以答大勲

人臣所奉者上命所激者上知  
光武之於馮異始遣則誠諭之

諄既捷則超陟示寵復降璽書勞異之期荅勲  
 馬而於其敗也則畧不置問蓋以為任既得人  
 勝負乃兵家常事也不足慮也不然迴谿之敗  
 至步走上山僅以數騎還營蓋非小失也將救  
 罪之不遑矣又何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道路斷  
 望於成功之有 隔委輸不至軍士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  
 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異兵  
 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  
 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  
 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  
 願依帷幄帝不許後人有上章言異異惶懼上

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士之當艱大寄者非振

事不集而非令行事集則謗不生蓋擔當振厲

所以為國樹功即所以為已造孽也咸陽王之

謗胡為乎來哉則以誅其豪傑褒賞降附其信

立斬長安令其威行蓋振厲擔當之所致也非

光武其誰諒之義則赤眉餘眾尚十餘萬東走

君臣恩同父子允矣 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

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  
 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赤眉蓋首亂之雄乞  
 狡狡並經百戰未易柔馴而帝乃曰待汝以不  
 死耳曾不少許以疏爵之榮以歆其歸向之慕

而十萬之衆卒誠歡誠服無敢有貳志焉則威  
畧之有以服其心久也且俾盜弄者無敢有過  
分之希效尤者斯寢其跋扈之志薄賜田宅俾  
返編氓蓋於其時天下已大定矣要以操雄心  
而定衆志故所以駕御收拾之者又作一道也盆子及丞相  
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與  
熊耳山齊帝令縣厨人賜之食明旦大陳兵馬  
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顧謂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君臣計  
議歸命聖德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  
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帝

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先是青徐群盜張步等  
降帝遣光祿大夫伏隆拜步為東萊太守會劉  
永稱帝遣使立董憲為海西王聞隆至劇亦遣  
使立步為齊王步貪王爵遂就殺隆而受永封  
劉永復入于睢陽睢陽人斬永以降諸將立其  
子紆秋七月上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  
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自剡圍之蓋  
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剡  
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先赴之憲逆戰

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克而憲遂拔蘭陵兵無常勢要董憲初忿賁休之降傾黨擊之則郟虛既已破走蓋延等則力足自固且料漢兵之必將攻郟也則郟實虛則可乘實則難克此豈有一定局哉世祖知之矣而延等兩不能用致遭挫敗以失蘭陵使賊得志宜矣

將將紀四卷終

將將紀卷之五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梓

帝紀

漢世祖 下

建武三年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董憲九月圍舒隗囂使馬援奉書詣雒陽援初到良父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坦幘坐迎

咲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  
 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  
 君矣臣與公孫述同里閭少相善臣前至蜀述  
 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  
 人而簡易若是帝復咲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脩邊幅者  
豈獨帝王即在章縫中亦未可為達士時方草昧假位號以繫人心耳何取盛威儀以抑士慕此世祖公孫所以迥不同方也馬援所謂方今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一百里奚來而秦

伯一許攸去而表亡食三吐哺沐三握髮雖當極盛際為國求賢猶尚如是試觀一馬援歸漢而隴與蜀兩無有存理矣帝素聞囂風聲報以後之有國家者可無鑒乎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走鮪遣使上狀帝復報以手書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扶風王王印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帝以示囂因使

討蜀效信囂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盧芳  
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  
一乃稍絀其禮囂與來歙馬援善故帝數使兩  
人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  
遣使深持謙辭言無才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里五年帝復遣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  
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  
校尉封護羌侯而囂臣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  
成敗未可知不宜專心內事說囂曰頃更始西

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中興一旦敗壞大  
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盧芳江湖海岱  
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業羈旅  
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  
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  
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  
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  
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

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  
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  
稍去之建武三年耿弇從幸春陵因見上請北  
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  
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平齊帝壯其意許  
之四年乃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本與彭寵同  
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還自疑上書求詣洛陽  
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  
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臣主雖相信之深至反

道弇之不任討寵而求徵况之以弇受任而遣  
弟皆可謂善處人臣主之間者矣以帝之寬仁  
而况父子尚如是况聞亦不自安遣弇弟國入  
分間者可無鑒乎

侍彭寵以子后蘭卿自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  
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  
因寵卧寐就牀縛之以寵命呼其妻入取寶物  
仍責令縫兩縑囊裝之乃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乘夜賔出城馳詣闕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  
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  
帝乃封子密為不義侯盆子以十萬眾降世祖  
以僭號故待不死子密



以奴弑主逆甚矣乃封侯漁陽彈丸地彭寵悻  
悻資國威方盛勇智林立取之如拾芥亦何至  
藉子密為功而乃以侯酬之悻矣既已侯之又  
以不義目之世豈有不義而可侯者乎又悻矣  
然則宜如何殺其身而稍優厚  
其妻子俾無失所斯得之矣  
先是董憲據蘭  
陵與劉永連兵帝以將軍龐明為人遜順信愛  
之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  
也使與蓋延等共擊憲偶詔書獨下延萌以為  
延譖已遂反襲延壁破之與憲連和自號為東  
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大怒自將討之與諸將  
書曰吾常謂萌社稷臣將軍得無咲其言乎其

各屬兵馬會睢陽萌攻破彭城楚郡夏六月董  
憲與劉紆劉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  
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將輕兵  
晨夜馳赴之至任城止宿去桃城六十里萌等  
勒兵待戰帝戒令不得出休士養銳挫之而促  
召吳漢等于東郡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謂  
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  
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心益固萌等攻二  
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

武王霸等亦至帝乃悉衆進救桃城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誘五校餘賊與拒守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帝諜知五校食乏當退勅各堅壁待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剡兵法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光武達此矣始以桃城之救雖常亟而萌盛氣未可遽摧也

故雖無程赴之以壯守志而閉壘不戰以需兵集必伺其氣沮乃擊之遂解桃城之圍走萌等續以董憲既招五校厚其衆而後知五校之食將乏也五校遁則憲孤勝可必也遂破走憲萌及茂而降僵由前言之是既知吾卒之未可擊而又能知敵之可以擊也由後言之是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皆收全凱也淺衷者能如是乎八月己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駕轉狗彭城下邳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初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

武正朔器皆假其將軍印綬外順人望內懷異  
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  
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豪桀競逐雌雄  
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  
不失為尉佗融等召豪桀計議之遂決策東向  
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賜融  
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  
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  
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栢文輔微國當

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  
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自適已事而已璽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  
子明見萬里之外光武真聖人之資有民胞物  
與之量所云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三代而下何從得此議論真聖人之言也  
既已開襟獎其誠又復指事破其惑誠足感人  
智能燭遠經權互用使人誦之心歛捧之意融  
驚誠驩誠服真帝王撫世懷柔之大畧也  
復遣其弟友詣闕口陳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  
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賜答書所以慰

藉之甚厚張步聞耿弇將至乃使其大將軍費  
邑軍厯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  
數十以待弇度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一角令  
其衆得犇歸鍾城人聞祝阿潰大恐懼遂空壁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趣  
修攻具宣勅諸部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期  
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來救弇喜謂諸將曰吾  
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之野兵不擊何以城  
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  
歸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遂定濟南  
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  
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畫中居二城  
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  
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共爭之弇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菑出不意至  
必驚擾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

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進攻半日拔之張監  
聞之懼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擄掠  
須張步至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咲曰以尤來  
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  
少於彼又疲勞何足懼乎乃與弟藍弘壽及故  
大彤渠師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  
將攻弇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故示弱引歸  
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分  
陳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

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自引精兵橫突步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  
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  
之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休士湏上來弇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反欲  
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  
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  
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  
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

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  
 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  
 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  
 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  
 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  
 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  
 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韓信之攻齊不  
 難於破齊難於  
 破楚耿弇之攻齊妙在於先取臨菑不難於摧  
 張女何者蓋田廣者已下之齊襲之易而龍沮

者楚勁將破之難為功也弇之舍西安攻臨菑  
 也蓋有合於法之避實而擊虛其據城休士聲  
 言激步又有合於法之致人而不致於人步雖  
 衆威藍既走氣半奪矣收功在破步然以全勝  
 之力而乘半墮之氣此破步所以未為難也光  
 武類自將獨此委弇專征而弇復能奮義不遺  
 一賊以累君父偉矣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  
 餘人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侯步  
 遂斬茂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  
 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詣旗下衆尚十餘  
 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  
 自繫所在獄詔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

維陽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使騎迎芳立為漢帝及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亦各起兵稱將軍匈奴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乃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吳漢等拔胸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

間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述不

答虞舜數文德以格苗漢文騰璽書以服粵攻伐雖不可廢然布令陳辭又自是義之所必

先者懷德者即吾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得一亡十此文帝所以謂朕不忍為也老子曰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帝常稱之若光武者亦真可謂有仁人之心矣

囂長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潰其腹心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閔帝知其終不為用乃

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馮異等擊破之囂上䟽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懼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禹舜事父大杖則走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隗囂書曰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廷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樊崇張步並荷生存朱鮪深讐亦在開釋帝誠非忍人者而於囂尤高其風槩致再三焉可謂有如天之容納矣而囂曾不省漫以浮語虛辭搪塞以自底亡滅則非帝不仁之過矣所云吾年垂四十在兵間十歲厭浮語虛辭則尤為經練語也尤有味矣

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遣



兵往來援之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  
 須回中徑襲畧陽斬囂守將全梁囂大驚曰何  
 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  
 腹壞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聞歙據畧陽爭赴  
 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必悉以精銳來  
 攻曠日久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進皆追  
 漢等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  
 孟塞鷄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眾數萬  
 人圍畧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

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

斷木為兵囂盡銳攻之不能下閏四月帝乃自

將征囂畧陽蓋隴右之襟吭囂所必爭來歙蓋

銳攻之此蓋以畧陽為餌也而囂果入其穀中

矣諸將之爭赴畧陽與帝之悉追還漢等何其

見地懸隔此昔儒所以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

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鞞帝不從西至

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

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又於帝  
 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

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  
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兵法知敵知天知地勝乃可以全

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地  
要矣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將之道也又曰明

也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馬援智囊  
勝已之險阨腹笥之矣器棄之而帝用之是全  
何隴憂乎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

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

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式帝聞而

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

遂進軍數道上隴囂降將王遵與囂將牛邯舊

故以書招之曰遵與隗王軟盟為漢自經歷虎

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

一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冀聖漢復

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而王之將吏群

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

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

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

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

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

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故夷吾束縛相齊黥布杖劍歸漢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宜斷自心曾參之有識邾得書沉吟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詔告囂曰若束首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

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俯循士民無擅去所部潁川盜群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  
 帝謂寇恂曰穎川逼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  
 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  
 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  
 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  
 從之庚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  
 恂長社鎮撫吏民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以耿  
 純嘗為東郡威信著衛地拜太中大夫使與大

兵會東郡盜賊九千餘人聞純入界皆詣降大

兵不戰而還璽書褒美復以純為東郡太守開創

則需臆解之手拊循則宜苦办之裁穎川東郡

盜弄狂狡皆伺時之間隙而動者也與屯難之

形局異矣於彼則必用吳岑馮耿於此則直簡

寇恂耿純威信素孚兵不待集而賊自解矣此

帝所以為知人善任使也至諭寇恂曰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也何其愷悌之至許百姓復借

寇君一年又藹然有父母冬公孫述遣兵救隗  
 囂吳漢引兵下隴囂窮困初帝敕吳漢曰諸郡  
 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  
 罷之漢等貪并力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疫

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未沒丈餘會王  
元行巡將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衆方  
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囂歸冀吳漢等軍食盡燒輜重下隴復屯  
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  
反為囂隗囂蓋將燼之火方囂因西城岑彭壅  
功在旦夕矣機宜少失大首致逋呼吸之間迫  
變一局於是隴右多地為漢所徇者復反為囂  
矣此戰事所以為難而  
除惡者必務拔本也  
囂死諸將立其子純公  
孫述兵陷夷陵據荆門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

馬援為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  
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述智窮矣西州新  
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帝然之  
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歙等討隗純  
於天水帝如長安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  
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  
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攻田戎于  
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  
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

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討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糧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將帥不但才有所長無亦習各有熟舍車馬從舟楫此曹操之所以取困於周即也吳漢蓋帝腹心位在岑彭之右然水戰則非所習也璽書下逮明白開陳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使彭得以盡所長而無忌漢亦不必護所短而生兩相為助以濟功名機發自上朗無疑間何其

處之曲而善乎歷觀自昔共事者每債於爭權而矜名者常苦於角技如馮愔王濬者不少矣未必皆將之過蓋所以 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

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而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  
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  
以太守號副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  
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  
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  
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王元拒河池  
六月來歙攻元大破之進兵下辦蜀人大懼使  
客刺殺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帝自將伐蜀公  
孫述使延岑王元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  
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襲擊  
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  
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  
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  
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沔水  
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  
復保聚觀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

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  
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  
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  
大震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為之濁延岑奔成都王元舉衆降帝與述書陳  
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曰  
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帝還宮冬十月公孫  
述使刺宮詐為亡奴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  
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羗十二年春正月

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  
壻史興救之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  
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  
橋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  
攻成都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未可輕也宜  
堅據廣都待其來若不敢來公轉營逼之須其  
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自將步騎進逼成都去  
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



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

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

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

它者急引兵還廣都光武初來蓋謹厚之資既

衆之解觀諭吳漢謂比勅公千條萬端豈必身

在行間即燕處九重亦慮周於千里外矣故能

芟刈群雄光復漢祚吳馮等雖名將較其智數

蓋並在風下矣古稱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吾

於光武之於諸將也亦云詔書未到九月述使其大司徒謝

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

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

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

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

入敵地而令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

難量欲潛師就尚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樹

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

劉尚拒述具以狀上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

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

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危破

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

八克兵法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又曰善戰者

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先武所以謂漢還廣

都為得其宜也至攻漢既量其不敢越尚攻尚

又策其適可拯危此吳漢所以自茲八戰八克

也惟先自存乃能克敵蓋理冬十一月臧宮軍

數如此也世祖策之允矣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

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

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

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

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

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

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

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

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

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

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殺人安人故民畏

其威懷其德收拾

黃啓

天下此其本領矣古所稱應天順人者道不越  
 城降三日而可放兵大掠者乎吳漢於是乎為  
 不仁矣光武諄諄懇懇惻惻之意形乎辭旨且  
 皆帝手筆及茲千載下有可漢性彊力每從征  
 想見者其綿漢祚也宜哉  
 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惶  
 懼失常度而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  
 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  
 具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將帥之  
 運者智陷堅者勇而握勝負之權定三軍之命  
 者氣也捷則揚挫則沮罷則奮抑則頹一人之  
 伸縮固三軍之所視為進退也敗而失度智勇  
 者亦往往蹈之矣而漢意氣自若方整厲攻城

激揚吏士氣定神閑真隱若一敵國矣吳詔邊  
 公差強人意帝蓋身在行間目擊之矣

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帝  
 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息肩自隴  
 蜀平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嘗問戰事帝  
 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  
 賈復知帝偃武脩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  
 甲兵敦儒學帝亦思保全功臣爵土不以吏職  
 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  
 皆以列侯就第賈復為人剛毅正直多大節既

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  
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  
遇甚厚帝嘗與有功諸侯讌語從容曰諸卿不  
遭遇自度爵祿何所至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  
可郡文學博士耳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  
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  
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咲曰且勿為盜  
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

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  
縱之為咲樂帝雖制功臣不任以事而每回容  
能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

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卧榻之側無  
置人軒睡之

理既得隴復望蜀光武不為多事隴蜀既下頓  
斂雄心若將捲甲韜戈與天下共為休息何其  
德之盛乎故勲臣覘意解兵並以列侯就第一  
誠之所感也豈與夫杯酒釋兵權者比乎至其  
深懲往轍曲意保全雖以高密固始之賢以方  
責三公吏事防其柄用則幾為懲噎之過矣

二月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率馬  
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

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  
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乃增緣邊兵郡各  
數千人夏四月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  
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  
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  
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  
長坐界內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  
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  
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弦急則斷

察淵不祥取成之速乃適以亂吏之謀而促其  
詐也帝乃一切寬之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  
問而惟以禽討為效畏懦捐城委守者亦不責  
而惟以獲賊多少為科此似寬而實迫蓋人皆  
感厲且無復顧瞻得展其效也徙其渠帥於他

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  
門不閉盧芳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  
為代相賜繒二萬疋因使和集匈奴交趾女子  
徵側反帝以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之援與徵側  
戰大破之斬徵側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  
數攻諸國諸國愁懼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  
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  
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  
留都護尋至冀以暫息其兵太守以聞帝乃許  
之先是匈奴與鮮卑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  
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  
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  
郎將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  
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

吏率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  
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  
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不能事漢帝  
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  
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二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  
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  
臧宮宮曰匈奴饑疲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

功名帝咲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臧  
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  
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  
固守文德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  
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  
隴西羗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  
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  
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顯吏且北狄尚彊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  
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  
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儒生踴躍常有避事之心武夫翹翹每懷

以言征伐也兵猶火也弗戰自焚時動乃威玩

則無震宴安者雖中季醜毒吞嗜者蓋全勝膏

育薄代儼狃至于太原自非寇在門庭何取用

禦光武蓋深於道者要功生釁夫豈忍為觀所

以答臧宮馬武者藹然一堯舜之用心也至所  
云北敵尚彊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則尤足以破貪倖之媒而定討遠之筭非若是  
也利則張劔則忿將禍結兵連罷中國之力以  
事變夷莫之止矣若帝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  
光武者幾聖人哉

將將紀 卷五 三

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  
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  
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  
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  
乃退功臣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  
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將將紀五卷終



